

音乐与生活 | 无法割裂的边界

经常参加音乐节的观众应该能感觉到,这个市场多多少少是细分的,以上海为例:喜欢爵士的绝对会选择爵士音乐节,EDC电音节专为派对动物而生,“草莓是潮人的天下,迷笛才是老炮儿的阵地”之类的段子也没少听过。在这样的环境下,简单生活节仿佛是个特别的存在。它将市集、分享座谈会等看似与音乐不搭边的活动形态加入到音乐节中,圈住的粉丝群倒也十分明确,抱团认领身份:这是一场文艺青年的“不蹦迪”狂欢。

这或许与简单生活节的“出生地”不无关系。2006年,第一届简单生活节于中国台湾举办,地点是华山1914,这是当地一个旧厂房改建成的文创园区,平日里就常设艺术家展览,展出大学生的毕业设计和青年原创品牌的文创产品。在文艺气息浓厚的台北,艺术空间是介入日常的,如同逛公园一般,“去华山看展”是当地人文娱乐生活的一部分。这份习惯与血脉自然而然地被加入到了简单生活节的创始概念中,因此在2014年进入大陆后,延续了“音乐+生活”的打通,并由两年一次加码为一年一次,率先在魔都试水。

在简单生活节还没有现在这么广受追捧的时候,笔者参加过最初的一届,的确非常原汁原味。10月的世博公园,初秋微凉,小众音乐人的舞台就在草坪上,抢占前排的拥挤盛况是不存在的,不多但忠实的歌迷席地散落而坐,运气好的话,开放的后台区是可以捕获野生乐手们合影交流的。舞台和舞台开演的间隙,去市集区域闲逛不是消磨更似享受,两岸的年轻手作人带来各自的作品摆摊,尤其是“CLASSICO”复古眼镜、“蘑菇”服饰包袋等品牌,都已经算是宝岛小有名气的文创案例,见过即是福分。

嫁接大陆的简单生活节并无太多水土不服的迹象,或许四届上海简单生活节的这四年,亦是大陆文创力量蓬勃生长的四年。现在,受众群固定的简单生活节格局更大了。2018年,它首次踏出上海,开启“四城之旅”:9月15日—16日于成都、10月20—21日于武汉、11月3—4日于厦门相继展开。上海依旧是被厚待的那一个,10月1日至7日于徐汇西岸营地连办七天,尤其是潮流日、野餐日、浪漫日、幽默日、简单日五大主题日,每天的音乐类型、展览题材、合作玩家都紧扣主题。按图索骥找到适合你的那天,这样的体验,确实与只看明星阵容的传统音乐节有所不同。

一场“不蹦迪”的狂欢

【文/Eva】

演出 | 小众,是为了找到对的人

虽说有烟火气的生活味加诸其上,但既然是音乐节的基底,参演阵容也需绝对过硬。最热闹的时候,上海简单生活节曾创造过杨乃文与高旗的世纪同台,见证过“正经唱歌”的小S和范晓萱灵魂相知;早两年的幸运观众,可以听到不带舞群带乐队的蔡依林翻唱《传奇》难得柔情,也可以看到五月天是如何在隔壁结束了自己的演唱会就跑来给刘若英当惊喜嘉宾。

简单生活节的创始人是魔岩文化(上世纪90年代知名唱片公司,旗下的窦唯、张楚、何勇曾被称为“魔岩三杰”)创办人张培仁,大会主席是知名音乐人李宗盛。唱片的黄金时代固然已过去,但两位都在为推动新世代原创音乐力量做幕后的“操盘手”。张培仁现为中子文化总经理,StreetVoice和简单生活节就是该公司组建的两大品牌。

取名“街声”,StreetVoice最初在中国台湾,就致力于鼓励所有对音乐抱有梦想的平凡人把自己的原创作品上传至平台(如没出名时的韦礼安就曾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最早的创作)。通过在StreetVoice发表的demo,Hello nico、那我懂你意思了、南瓜妮歌迷俱乐部等小众乐队在宝岛深受文艺青年喜爱。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微博、豆瓣等介质的传播亦使大陆歌迷认识到了他们。他们通常在中国台湾的小型livehouse表演,简单生活节将其带来与大陆歌迷相见。

在中国台湾,StreetVoice开启了“The next big thing大团诞生”的征选,试图壮大小众独立乐队发光发热,如新乐队“甜约翰”今年也将亮相上海;在大陆,StreetVoice同样有面向素人的征选,由李泉、丁薇、张震岳等知名音乐人做评委,参选者能获得简单生活节的演出机会。

在中国台湾,当下最红的一支乐队当属草东没有派对,大陆巡演甚至一票难求。许多人说,那念白般的歌词、主唱标准的普通话、粗犷而平实的咬字,都“很不台湾腔”,很像宋冬野。中国台湾的年轻人与我们一样,同样面对着多元的文化输出与输入,万能青年旅店等大陆音乐人在那的表演,异常火爆。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例子还有很多,前几日刚出炉的《明日之子》第二季总冠军、来自中国台湾的蔡维泽唱起歌来,也是一口卷舌、儿化音,十分“北方”。据他说,上大学的时候,他就爱听马頔、尧十三等大陆新民谣,研究新疆、内蒙古少数民族歌手的发声共鸣。

今年的上海简单生活节,这批带来过影响、撑起大陆原创的新生或中坚力量依旧不会缺席,如旅行团乐队、赵雷、谢春花、老狼、逃跑计划等。当然了,如果你的口味偏大众一点,郑秀文、草蜢、郭顶等大咖也不会让你失望。

